

|全球治理丛书|

丛书主编 陈家刚

执行主编 闫 健

全球安全、冲突及其治理

Global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主编◎尹继武 李月军

论当代世界冲突和战争的本质

[俄]哈吉耶夫

全球治理及“新治理理论”：来自商业与人权的教训

[美]约翰·杰阮德·拉吉

回到理论之后：安全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丹麦]奥利·维夫 巴里·布费

正义战争理论

[美]威廉姆·H.肖

全球通讯如何正在改变战争的特征

[美]奥德丽·库尔特·克罗宁

冲突转型理论面面观

[美]玛丽莎·O.恩索尔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GLOBAL GOVERNANCE SERIES | 全球治理丛书 |

丛书主编 陈家刚
执行主编 闫 健

全球安全、冲突及其治理

Global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主编◎尹继武 李月军
译者◎徐进 林民旺 周长鲜 等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安全、冲突及其治理 / 尹继武, 李月军主编.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117-3301-6

I. ①全…

II. ①尹… ②李…

III. ①国际问题 - 安全 - 研究

IV. ①D81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5622 号

全球安全、冲突及其治理

出版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王琳

责任印制: 刘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真: (010) 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数: 280 千字

印张: 19.25

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5.00 元

网址: www.cctphome.com

邮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总序

陈家刚

全球化是人类历史深刻变化的过程，其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随着全球化这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加深，诸多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也随之出现，例如国家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以及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化，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全球卫生和健康问题、全球性能源危机，以及气候环境问题等。全球问题的增加和积累使全球治理变得日益必要和迫切。虽然人们对“全球治理”的认识还存在分歧，并且用诸如“国际治理”“世界范围的治理”“全球秩序的治理”等不同概念来表述，但一般而言，“全球治理”是“治理”理念在全球层面的拓展与运用，二者在基本原则和核心内涵上是一致的，人们总是通过理解“治理”的理念来理解“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兴起，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应对全球性挑战、发展与转型的重要政治选择，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

全球治理的兴起，既表明全球化所诱发的全球性问题的不断累积和威胁，也反映出既有全球性体制的局限和不足。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及其对传统国家主权的冲击，是全球治理变得日益重要的主要原因。当武装冲突、人权问题、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生态恶化、贫困与饥荒、毒品与跨国犯罪、

金融危机、传染病等越来越直接地变成全球性问题时，各个国家、机构或组织内在地需要通过采取联合的、共同的行动，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或是各种非正式的安排解决全球性的问题，维护全球性的公共利益。全球问题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中共同内容，全球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就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它所关涉的利益就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全球治理的主要目的是要避免全球体系内的危机和动荡。同时，加速发展的全球化带来的跨界和全球性问题，无法仅仅依赖具有自身利益诉求的民族国家得到解决，而是需要国家间以新形式的“超国家治理”为基础通过政治合作加以应对。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国际组织、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将以平等关系，共同承担对于全球性问题的责任。目前的国际体制难以有效解决当前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需要一系列多层次、多领域、多主体的制度安排。

全球治理超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解释模式，能够有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确立面向未来的、真正的全球秩序。全球治理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界限，将民族国家与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主体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合作格局。一些重要的国家集团、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民间组织、非政府社团、无主权组织、政策网络和学术共同体等越来越多地影响全球治理规则和治理机制。全球治理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日益建构起“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有效的全球治理既要求各国遵循人类的共同价值，又要求尊重各国的文化传统和多样性需求，从而使人类因为全球化的发展而面临的共同问题有了新的解决路径。

全球治理需要创造一个包容性的结构，以应对各种不确定的预期和挑战。全球治理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民主超越了民族国家边界而拓展到全球层面后，如何能够更好地得到实践。其次，变革现有治理机制，完善和发展出一套新的全球治理机制，如何赢得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再次，全球性的治理合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有效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还需要不同的行为主体进行合作，采取集体行动，不断完善治理能力。最后，全球治理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国家之外的其他行为者依然受到限制、全球和区域治理机制变得极其脆弱，全球性的公民参与对所有公民团体和政府

都是挑战。因此，建构全球治理的长效机制，就需要在国家内的民主与全球民主之间建立起联系；推动全球范围内不同行为的透明度、责任与效率；建构具有公共协调与行政能力的新制度；在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方面推动达成基本共识；重视协商、对话等有效协调机制和方式。推动全球治理发展，需要创造一个包容性的全球治理结构。

全球治理既是当代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塑造大国形象的重要机遇。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是官方对于全球治理问题的最新理论概括和战略判断，它表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治理机制变革的推动者，明确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选择。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全球问题的日益凸显，以及中国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作为一种内在动力和外在诱因，都逻辑地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是一种民主的治理，国家、国际组织、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将以平等关系，共同承担对于全球性问题的责任；全球治理，是一种规则的治理，全球性规则是治理过程的权威来源，规则的制定与施行是各国及不同组织共同参与的结果；全球治理，是一种诉诸共同利益与价值的治理，维护全球利益是全球治理主体的共同责任；全球治理，是一种协商与合作的治理，维护全球秩序和利益必然是超越暴力和冲突，依赖于协商、对话和合作的治理。

长期以来，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世界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密切跟踪国际哲学社会科学前沿议题，深入研究全球治理和世界各国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在诸如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资本、协商民主、风险社会等国际学术前沿领域，以及国家治理、廉政建设、生态文明、党内民主、基层民主、政党政治等重大现实论题等方面，始终处于学术研究前沿并发挥着引领的作用。

《全球治理译丛》总共包括8卷，出发点是结合全球治理理论的最新发

展，选择若干重点领域，比较全面地收集整理重点研究成果，汇集成册，以为学术界开展深入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源。本丛书的各卷主编既有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青年研究人员，也有合作网络的专家学者。他们系统梳理和研究全球社会组织、全球冲突与安全治理、全球金融与经济治理、全球劳动治理、全球互联网治理、全球生态治理、全球资源治理等领域，这既是他们基于自身学科实际选择的重点研究领域和方向，同时也符合研究中心密切跟踪国际学术前沿、积极拓展学术合作交流的特色。本丛书汇集的成果大部分是已经翻译并发表的成果，有些成果是各位主编联系作者获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当然，有些高质量的成果因为联系不上作者等原因未能收录，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作为学术界的青年研究人员，由于水平、能力和经验的不足，在编选、翻译，以及编辑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也请学术前辈谅解并不吝批评。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贾宇琰女士的统筹协调，以及各卷责任编辑的辛苦工作。

陈家刚

2016年12月20日于北京

导言：全球化时代安全、冲突与治理的基本特征

尹继武 李月军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随着冷战对峙所代表的超级大国及其意识形态对抗格局的消失，以及核威慑为代表的传统安全威胁的缓解，各种民族冲突、宗教冲突，以及以国际恐怖主义和全球金融危机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占据国际社会中安全与治理问题的重要议程。这并非说，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非传统安全与全球治理为主的时代，只不过表明，与传统大国战争时代相比，当今世界的安全问题泛化，全球治理问题凸显。诸如人口、宗教、移民、气候、卫生等冲突层出不穷，而传统的大国竞争、地区冲突也是此起彼伏。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安全与治理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当今国际的安全与治理问题及其研究，出现了如下几种特征或趋势。

一、安全问题空间上的全球性

以科技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在超越国家界限、增进人类交往、共享人类文明等方面，越来越使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同时，经济活动、信

息传播、人员流动在时间上的不断加速，不同主体对能源资源的争夺也在加剧，也使全球化伴随着不确定、风险、威胁甚至是冲突，安全成为全球面临的问题。

第一，安全威胁来源具有全球性，即既可能来自国家，也可能来自个人、组织，特别是恐怖主义组织、跨国犯罪组织和网络空间。今天，基地组织和其他跨国行为体形成了全球运行网络，正在以所谓的非对称战争挑战传统的国防。^① 随着全球化进程、技术的传播和各国关系相互依赖日益密切三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非对称敌人及其得到各种武器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② 利用全球化的网络空间，个人或组织可以对任何网络的任何一个网点进行安全威胁，并且可能迅速传播到全球整个网络。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2011）》详细列出了世界最大的 100 家军火公司，仅这一百家公司 2009 年的武器销售就达到约 4010 亿美元，自 2002 年以来实际增加了 58%。从这一数字就可知道这些公司对各国经济和安全形势会产生多大影响，尤其是在这些公司集中经营的国家。

第二，安全威胁能产生影响的时间更短，影响更广。例如，全球化进程中，信息、人员流动速度加快也给全球安全增加了不确定性和难度。天花用了 3000 年才传遍世界各大洲，最后于 1789 年传到澳大利亚。艾滋病只花了不到 30 年的时间，就已经从非洲传播到了全世界。在 2000 年，由菲律宾黑客发明的爱虫电脑病毒，只用了 3 天时间就传播到了整个世界。从 3000 年到 30 年，再到 3 天^③，乃至现在有些病原体可以在 36 小时之内传遍全球，可见全球步伐的速度惊人。威胁安全的因素快速传播，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其影响的范围有扩大之势。有学者指出，全球化时代危机自身也正在出

^① [美] 小约瑟夫·奈、[加拿大] 戴维·韦尔奇：《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 9 版），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93 页。

^② Alyson J. K. Bailes,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A World of Change and Challenge”, *SIPRI Yearbook 2005 :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

^③ [美] 小约瑟夫·奈、[加拿大] 戴维·韦尔奇：《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 9 版），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95 页。

现值得关注的深刻变化：危机由个别的孤立事件变成普遍现象；由偶发事件变成频发现象；由主要是单一因素事件变成复合型事件；一些局部危机往往迅速蔓延，酿成全局性危机；一国危机随时可能转化成跨国的甚至全球性危机^①，威胁全球安全，如 2008 年的金融危机。

第三，安全威胁影响是全球化的、网络化的。全球化时代的安全威胁对象不再只是以国家为主，存在于地球上每个位置的个人、组织、国家和整个人类，都可能受到来自不同地点的各种各样的威胁，原来的局部安全问题在空间上变成全球化的问题。“9·11”事件威胁的不仅是国家安全，更是社会安全和人的安全。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发达世界任何地方发生大型恐怖袭击，都会给发展中世界数以百万计人民的福祉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据世界银行估计，仅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事件就使生活在贫穷中的人口增加了 1000 万，世界经济损失总计可能超过 800 亿美元。如果发生核恐怖事件，那么数字将远远超过这些。联合国难民署与挪威难民事务委员会下属的“国内流离失所监控中心”2014 年 5 月 14 日在日内瓦联合发布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2013 年全球因冲突造成的国内失所者达 3330 万人，比前一年新增了 820 万人，创历史最高纪录。一国经济崩溃可能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由金融资本家策划的金融风暴可能造成一个政府的垮台，由外来物种带来的生态灾难可能引起生存环境恶化，一个别有用心的谣言可能在社会上引发大规模动乱。

第四，安全威胁的全球化必然要求安全治理的全球化。也就是说，安全威胁来源的多样性、传播和转化的加速，受此影响，跨国与跨境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安全治理不可能由一个或少数国家完成，而应该由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国际政府组织、国内国际非政府组织，甚至是与安全问题相关的个人等，共同参与治理。总之，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威胁不再单单是传统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

^① 赵晓春：《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研究》，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 年第 3 期。

二、安全、冲突与治理的多样性

当今时代的安全、冲突及其治理除了空间上的全球化外，更表现为多样性。

第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并行。传统安全问题，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议题，并且伴随着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竞争，使得国家间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近年来战争、武装冲突与暴力恐怖主义仍然接连不断，由此引发的传统安全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关于武装冲突的统计数字表明冷战后二十多年来和平发生了反转，在伊拉克、叙利亚、安哥拉、突尼斯以及伊斯坦布尔和巴黎发生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其背景是武装冲突不断增加，有些冲突还不断升级。冲突造成的难民移民潮严重影响着诸多国家的安全，不断的冲突与安全事件使 2015 年对国际稳定与人类安全来说成为特别黑暗的一年。^① 同时，安全不再仅仅指军事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而是包括军事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即军事武装冲突不是安全的唯一潜在威胁，全球恐怖主义、移民、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武器扩散、金融危机、流行性传染病、粮食短缺、贫困、有组织犯罪和网络犯罪及文化观念等非军事的因素都会威胁到不同主体的安全，并有全球扩散趋势。相应地，全球安全也被划分为与此相对的领域，如环境安全、金融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粮食安全、领土安全，等等。学术界通常称之为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的转换。实际上，由于全球化不仅是不同空间的事物（主体和事件）相遇，同时可能是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事物在时间上的相遇，全球化在安全问题上并没有完全从传统安全转化为非传统安全，而是囊括了这两类安全，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安全。不过总体而言，传统安全并没有消失，仍是全球安全及其治理的核心与重点，同时，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和非传统安

^① SIPRI YEARBOOK 2016 : Armaments ,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p. 1 ,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YB16-Summary-ENG.pdf> .

全威胁因素并存而且相互交织，界限更加模糊。

在全球化背景下，上述各种安全议题不是孤立的，相反，它们之间的联系、互动，相互影响的广度、深度、速度、交接面等都有不断强化的趋势，使全球安全问题更加复杂化。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不同类型的安全问题之间界限模糊、内容重叠。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主要应负责那些与国际和平及安全相关的事务，即核心的、典型的安全问题。但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安理会已就气候变化、海盗、艾滋病、儿童保护、妇女安全等问题通过了决议，说明这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核心类安全治理议题。

第二，安全、冲突与治理主体具有多样性。首先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并行。传统上，国家成为安全的主体，也是治理的主体。国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行为体，对于当今世界的国际安全态势及其治理，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由此国际关系仍然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导。然而，非国家行为体的大量出现，改变了传统国际关系的议题，最为突出的是国际恐怖主义所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分析单位。而各种全球治理议题的出现，都是跨国和跨区域性的，单单国家的行为和角色无法承担治理的所有责任，这迫切呼唤一种超越国家层面的治理机制和行动。

第三，全球化时代的安全、冲突及其治理需要多方参与合作。全球化在使安全问题具有了空间上的全球性、综合性和复杂性之外，也为治理、控制安全威胁提供了新的手段、方法、机制与制度。不过，由于全球政治还处于一种“没有政府的治理”状态中，一方面，没有一个统一的合法使用暴力的强制性国家或政府；另一方面，各安全主体面临着各种日益复杂的安全威胁，需要加以防控和治理。同时，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多边集团、商业企业部门、大众媒体、跨国政府组织、国内国际的非政府组织数量不断增加，并与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产生了密切联系。其中，非政府组织还建立了一个世界非政府组织协会，许多非政府组织声称自己是根据“全球意识”行动，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利益，而在国家管辖范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安全治理主体不再以主权国家或政府为单一行为体，各种非国家行动体已经成为全球

安全治理行为体的新角色，它们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凸显出来。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2011）指出，即便国家现在仍然是国际形势的最主要安全事务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和准国家行为体对全球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样，在全球安全治理决策结构中，仅仅关注民族国家已经远远不够，还应该看到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区域性组织等多种行为体对跨国政策问题的参与。有学者强调旧的安全治理体系已经不足以应对今天所面临的全球安全挑战，“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必须与他人合作和妥协来解决共同安全问题”。因此，每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合作，对付这些国家最为紧迫的威胁，符合每个国家本身的利益，因为这样做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机会，当解决自己面临的紧迫威胁时，可望得到对等合作。也就是说，全球安全治理的目的应是解决全球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危机和冲突，以及冲突后管理等重要问题；其主体应是多元的，方式应是合作式的。因此，全球安全治理的实质上是一个在全球空间中如何通过多元主体合作来供给全球安全公共产品的问题。正如，2013年8月29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北京联合发布的名为《重构全球治理——有效性、包容性及中国的全球角色》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产生了一系列跨国界集体行动问题，诸如金融动荡，食物、水和能源缺乏，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解决这些复杂且存在内部关联的问题需要通过国际机构合作，及时有效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对于多数最受影响的国家而言，需确保所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是正当合法的。为保障全球治理的合法性，需确保现有安排的包容性及代表性。从实践上看，全球化的进程中，包括安全治理在内的某些治理的尝试不再将国家视为统一的整体，而是涉及跨政府的行为，国家各部门都有参与；或是跨国性的行为，非政府行为体有所参与。

三、不同类型的冲突、安全及其治理关系日益密切

很多安全问题可能是多种安全类问题的混合，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对

国际安全的每一种威胁都扩大了产生其他威胁的风险。各种威胁相互交织在一起，对一国的威胁便是对所有国家的威胁，这种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贫穷、传染病、环境退化和战争，相互助长，形成了一个极为可怕的循环。贫穷（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与内战的爆发密切相关。疟疾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等疾病继续造成大量死亡，使贫穷更形严重。而疾病和贫穷又与环境退化相关；气候变化使诸如疟疾和登革热等传染病的发病率进一步上升。人口众多而又缺乏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造成环境恶劣，这又可能促成民间暴力。”^①

例如，大国对资源和能源争夺不但会引发能源安全问题，而且还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甚至导致军事冲突与外交纷争。美国奥巴马政府曾强调，“能源是我们的经济、工业和军事力量的重要基础，因而也是我们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亨廷顿曾经把冷战后的世界安全的主要威胁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并部分地得到了验证。中日两国对“二战”的文化认识上的错位，也成为两国外交争端的重要原因，甚至在某些条件与会引发军事冲突，进而影响东亚、东南亚甚至是全球的安全。还有，全球经济危机可能会产生高失业率和高犯罪，危害社会安全甚至是政治安全。又如在网络信息安全中，支持网络信息安全的尖端技术和核心产品的生产国有时在一些芯片中会藏有“特洛伊木马”，网络上的攻击也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诸方面，可以说网络安全既是一个科技安全问题，又是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安全威胁日趋多样化，各种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综合性、突发性和扩散性增强，使安全议题及其关系更加复杂化。

同时，不同类型安全问题的轻重缓急排序也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变化的。一般情况下，疾病预防不属于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内容。但如遇全球性流行传染病爆发，如2003年的SARS，对各国人民的生命与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① 联合国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提供的一个名为《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的报告，2004年12月1日，http://www.world-governance.org/IMG/pdf_0050_A_More_Secure_World._Our_Shared_Responsibility_-_ZH.pdf。

这一问题也就转化为全球安全及治理的核心问题。而且，大量发生的、人类随时面对的通常不是典型的安全类问题，而是不同领域的重大安全问题，如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

四、全球化时代安全、冲突及其治理过程中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之间张力不断增加

全球化与区域化甚至国家化两种发展思潮存在张力。近现代以来，国际社会中的全球化浪潮，使得我们生活的世界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曾经的“地球村”理念早已不是概念构想，而随着信息和智能技术的成熟，当今国际间的联系和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的正能量能够惠及全球的每个角落。然而，全球化仍带来了大量负面效应。由此形成了另外一股思潮，即区域层次的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对于地区安全及其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尤以欧盟和东盟等区域组织为代表。在区域一体化推进的过程中，区域化的进展和限度也是日益显现，因此区域一体化也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困境，甚至是倒退。从英国脱欧到美国内向主义重新兴起，展现的是一股反全球化和区域化、更多向国家主义回归的思潮。

东方与西方所代表的普世与特殊的争执仍将存在。无论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抑或是全球化、区域化以及国家化等趋势，都反映了全球安全与治理的一个重要的价值之争，即到底是西方所主导的价值成为全球治理的普世的价值和标准，还是全球各区域应该发展自身的特殊性，坚持以国家和区域自身的特殊性为出发点，寻找一种适合自身发展、治理更为有效的治理模式。这种价值之争，不仅仅是地域之争，更反映了主流的全球治理体系所代表的价值规范与新兴国家及其地区所坚持的价值规范之间的差异。特别是，随着中国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中国逐步承担更多的全球治理的责任，日益走向全球舞台的中心，这种价值争辩和选择日益显得重要。西方所主导的全球安全与治理承载着它们自身的价值观，比如强调自由和民主，而中国等新兴大国所倡导的全球安全与治理更反映了全球化中的后来者

所秉持的理念，即公正、平等等价值。这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和兼容，将影响到下一步国际社会中全球安全与全球治理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2015—2016年，中国高层领导举行了两次全球治理主题的集体学习，说明中国未来将更为重视全球治理及其具体的参与和行动机制建设。未来可预期的是，中国自身将更为积极地参与到现有的全球安全和治理体系当中，发挥更多的积极和正面作用，同时，也将为既有体系治理的制度非中性、权责不一致等问题贡献更多的积极规范和价值。一方面，中国将以自身的实践和理念，参与并进一步影响现有的主流全球治理体制；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积极实践创举，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亚信峰会、亚投行、金砖国家等组织和制度的创设，将提供更为有效的全球治理实践尝试和规范供给。

在新的时代，面对新的全球安全和治理问题，作为研究者，首先应该较为系统地梳理、掌握和批判国外的相关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鉴于此，我们通过相关的筛选，精选了本册的文集。这些著述的编译选择，体现了多元和包容的特性，因为我们不仅选择欧美主流的研究理论和范式，同时也吸纳其他地区的代表性研究；议题也较为宽泛，既有国际安全的理论和经验，又有全球治理的理论和案例；基于议题领域区分的原则，我们将全球安全与冲突及其治理这一议题区分为基本理论与概念、传统战争安全、政治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全球安全与治理展望等相关的主题。当然，由于版权联系中的困难，有些经典和优秀之作，我们难以将其囊括进来。尤为有意思的是，某些国际出版版权方，对先前某些我们中意的论文，其开出的版权费令人咋舌，这不禁让编者陷入了深思，为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实力认知达到了如此的地步，这着实是一种认知偏差。这个事例，也恰恰说明了全球治理中行为体之间认知偏差的重要性，以及中国虽然逐步步入全球治理的中央，但中外之间的理解仍是不尽如人意。

最后，编者感谢诸位译者的辛勤努力。他们多为青年学者，身肩各种教学和科研任务，仍热情承担译介的任务，而且认真细致。当然，由于选编以

及译介过程中，难免存在不当或错漏之处，我们也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未来进一步完善，希冀为我国的国际安全与全球治理研究推介他山之石，以供研究时参考。